

ル 5
3051
4



門 儿 5
號 3051
卷 4

儿 6
號 2856
卷 4

廣東新語卷六

分目
神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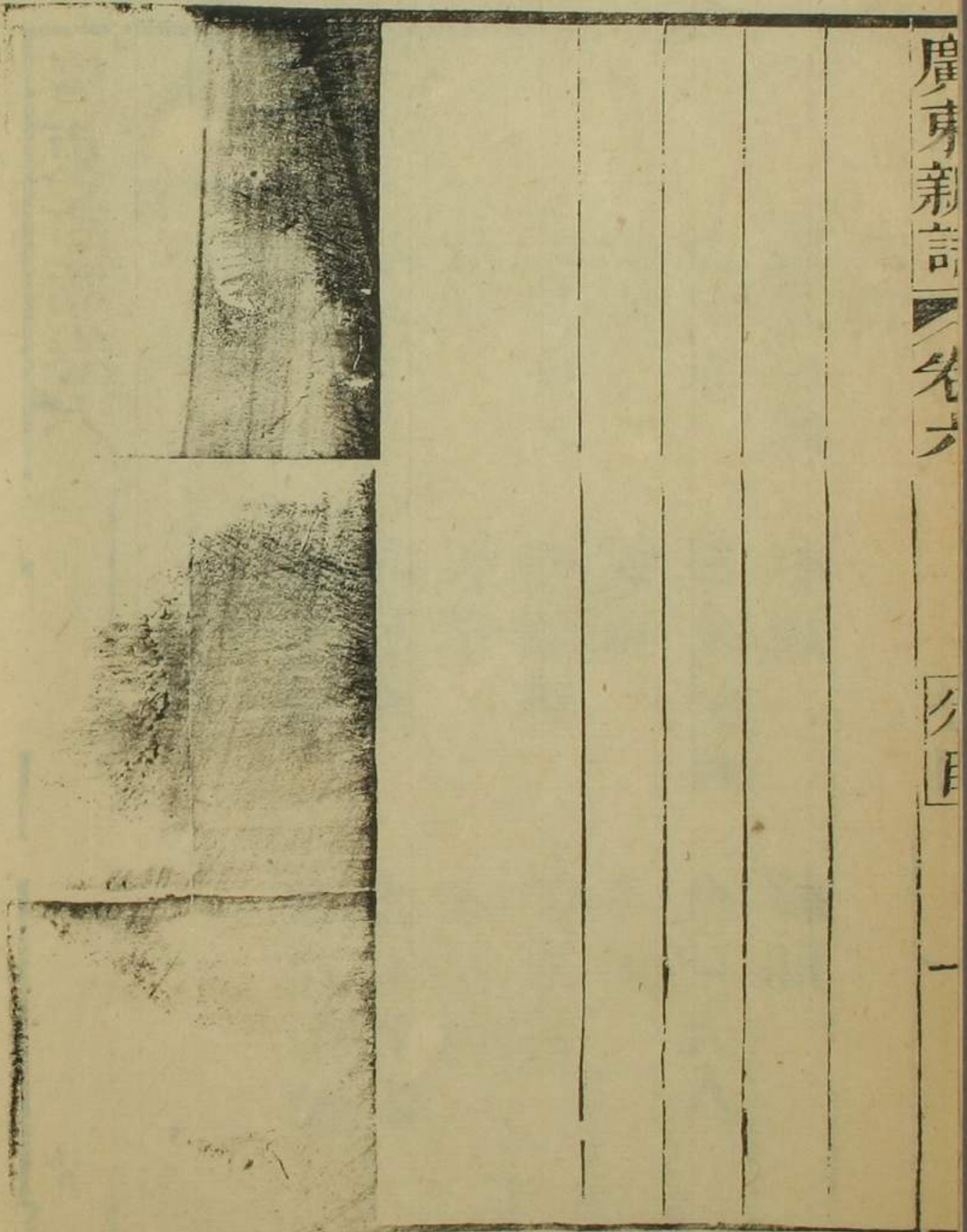
雷神	颶風神	羅浮山神
海神	南海神	南海之帝
真武	五帝	五穀神
禾穀夫人	伏波神	飛來神
天妃	龍母	斗姥
西王母	花王父母	金華夫人
東莞城隍	祭厲	綠郎
二司		

廣東新語

分目

一





廣東新語卷六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誤

神語

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神端冕而緋左右列侍天
 將一輔髦者捧圓物色壘為神之所始蓋鳥卵云
 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及雷公電
 母風伯雨師像其在堂複則雷神之父陳氏鉞也
 志稱陳時雷州人陳鉞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
 犬甚靈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
 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耳出獵而九耳俱動鉞

廣東新語

卷六

神語

一

廣東新記卷之六
大喜以為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
犬圍繞不去異之得一巨卵徑尺攜以歸雷雨暴
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
人嘗入室中乳哺鄉人以為雷種也神之天建三
年果為雷州刺史名曰文王既沒神化大顯民因
祀以為雷神此事誕甚然厥初生民皆繇氣化鳥
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姜嫄神聖之生天必示之
怪異況雷於天地為長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
生於霹靂為天地始陽所孕理誠有之況雷與龍
同體其從龍而伏也則在山從龍而起也則在田
雷者龍之聲也電者龍之光也龍本卵生故雷神

亦卵生卵不從天降而從地出又所謂雷出地奮
也又雷與風牝牡也雷風相薄雷之精入於風之
血故卵生焉卵得乾之初氣故為雷子其生於雷
州則以雷州乃炎方盡地瘴烟所結陰火所燠舊
風薄之而不散溟海蕩之而不開其駭氣奔激多
鼓動而為雷崩轟砰嗑倏忽不常故雷神必生於
雷州以鎮斯土而辟除災害也廟名靈震創於陳
禋祀於僞南漢賜王爵於宋明初改稱雷司定祀
上元俾雷神子孫世守之歲之二月雷將大聲太
守至廟為雷司開印八月雷將閉藏太守至廟為
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

廣雅義疏卷六
雷禱而得雷公之墨光瑩如漆則以治邪魅驚癩
及書訟牒得雷屑或霹靂則以辟嬰兒驚以催
產霹靂碓一名雷公石郁溪云天地之初雷起於
地中則起於水過中則起於石起於石雷之最迅
烈者故曰介于石不終日介者言乎雷起于石之
介也夏間雷雨驟發多在午後而皆不終日是其
驗云又邵子云石為雷而龍當生石中龍之生即
雷之生也雷以石為胎其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
於人間故為雷公之石也

颶風神

粵在離方颶者離風之鬱而不得出火氣暴發而

為災患者也粵歲有颶多從瓊雷而起離之極方
也故瓊雷皆有颶風祠其神颶母有司以端午日
祭行通獻禮誠畏之也颶者具也颶一起則東西
南北之風皆具而合為一風故曰颶也曰母者以
颶能生四方之風而為四方之風之母分其一方
之風可以為一大風故曰母也又巽為風乾之長
女主之雷以復萬物之性有父之道故曰公風以
復萬物之命有母之道故曰母也大風為母而微
風則曰少男少女也起於澤為少女風起於山為
少男風而皆以颶為之母又巽為風主巽者月與
水之本月與水皆生於風故曰母或曰颶母即孟

婆春夏間有暈如半虹是也此蓋以虹為颶母也然婆即母也

天地之神莫大乎雷風雷風者所以生日月者也事雷之神所以事日事風之神所以事月而雷之神在雷州風之神在瓊州以二州南之極也南之極其地最下雷生於地之最下而風從之故雷與風之神在焉

羅浮山神

羅浮巍然高大蓋昌黎所謂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者也考羅浮自安期生始遊而青精先生繼之故茅君內傳云羅浮山洞名朱明耀真之天青

精朱靈芝治之今山中伏虎巖上有朱子庵蓋青精之所嘗居青精者羅浮始開闢之人故居人稱之曰青精君而號華子期曰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傳角里先生弟子居羅浮玉源玉源在分水嶼所謂泉源福地也他如陰長生居鐵橋葛孝先居飛雲頂鮑靚居酥醪觀葛稚川居麻姑峰下單道開居石室蘇玄朗居青霞谷軒轅集居蛇穴是皆羅浮君所與共治斯山者羅浮君亦稱四百三十二君蓋山之神也羅浮君每嘗出見陳武帝時見於大石樓上長三丈所通體皓然衣服楚麗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於晉著於唐唐玄宗嘗於五

龍堂南築壇以禱使道士申太芝主之又於都虛觀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爲令歲十月下元長吏醮山以禮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寧奉祀有慶雲起於祠所五色輪囷繪圖以奏謂爲太平之應而先朝永樂中遣官設醮瘞所降玉簡於觀中蓋皆以羅浮之神絕靈爲望秩所必先焉者也葛稚川云羅浮乃正神所居中多地仙之人可以避難若有道者登之則山神援助其藥必成故今八山者或是賢哲山神輒遣五色鳥相迎或有異雲鬱起如旛幢華蓋以覆導之而神亦嘗示啞虎巡山不使怪物爲害予二十年間數數往來蓋未嘗佩五

嶽之圖服雄黃之粒以辟除不祥也

海神

溟海吞吐百粵崩波鼓舞百十丈狀若雪山嘗有海神臨海而射故海浪高者旣下下者乃復高不爲民害父老云凡渡海至海安所聞濤聲哮吼大地震動則知三四日內有大風雨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渡則櫻海神之怒又云凡渡海風波不起島嶼精明忽見朱旗絳節驂駕雙螭海女人魚後先導從是海神遊也火長亟焚香再拜則吉其或日影向西巨舶相遇帆檣欹側樓舵不全或兩或三時來衝突火長必舉火物色之舉火而彼

不應是鬼船也火長亟被髮擲錢米以厭勝或與之決戰不勝必號呼海神以求救海神甚靈嘉靖間有渡瓊海者見海神特立水上高可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麗衆驚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過有光景經久不滅次日有三舟復見大譟拒之風波大作舟盡覆語云上海人下海神蓋言以海神爲命也粵人事海神甚謹以郡邑多瀕於海而雷州出海三百里餘瓊居海中號特壤每當盛夏海翻颶作西北風挾雨大至海水溢溢十餘丈漂沒人畜屋廬莫可勝計蓋海神怒二郡民之弗虔也故以生人餉蛟魚蛟魚食之而弗饜又爲之噓喻滅

雨放爲鹹潮使水鹵積於洋田逆流萬頃禾苗朽爛數年而不可復畊以病二郡之民也噫嘻民之生長於雷瓊其不幸若是然今粵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聞者祀二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翻云祝大也融明也南海爲大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開炎天故曰祝融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門東溯湯谷朝暎初出輒見樓殿浮浮如貝闕鮫宮隨潮上下每當天地晦冥鯨吐鼉擲颶風起乎四方霧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號皆願少緩須臾之死以請於祝融其聲未乾忽

已天日晴朗飄行萬里如過衽席而天妃神靈尤
異凡渡海卒遇怪風哀號天妃輒有一大鳥來止
帆檣少焉紅光熒熒繞舟數匝花芬酷烈而天妃
降矣其舟遂定得濟又必候驗船燈燈紅則神降
青則否其祠在新安赤灣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
丁數峰壁立為案海上一大觀也凡濟者必禱謂
之辭沙以祠在沙上故云而二伏波將軍者專主
瓊海其祠在徐聞為渡海之指南蘇子瞻云自徐
聞渡海適朱厓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帶耳
艤舟得濟股栗魂喪相慶再生咸以伏波為恩我
李伯紀常禱於二將軍北得生還乃書子瞻所作

碑刻石祠中祠有二正祠為新心別祠為邳離

南海神

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大門內有
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任香亭左右則刻
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韓昌黎碑在東廊宋循
州刺史陳諫重書神自唐開元時祭典始盛嘗冊
尊為廣利王歲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祝文書御名宋真宗錫王玉帶至和元年加王
冕九旒犀簪導青纒克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
帶鉤鑿績鞞素單大帶錦綬劍佩履鞮內出花釵
九株桂襪簪鑲署曰賜明順夫人明順者王之夫

人皇祐所封號也元時數道使平錦幡銷金幡金
 銀香盒吳萊古蹟記言南海廟有玉簡玉簫玉硯
 象鞭林靄所獻銅鼓面濶五尺臍隱起有海魚蝦
 蟇周匝及宋真宗所賜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
 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賜真金香盒重十六
 兩黃綾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
 先出香盒于官庫齋至神前祭畢復歸藏焉其禮
 器祝一盞四豆四簋二簋二爵三劔如爵之數篚
 一尊一羊豕函各一祭品羊一俎豕一俎和羹三
 劔帛一筐黍稷二簋稻粱二簋棗栗鹽藜魚四邊
 韭菹醢醢鹿醢四豆皆有司存廟向無祭田宣德

間吾從祖蘿壁秋泉南窓三公始施田六頃六十
 八畝在波羅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
 魚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積子母相生今又
 增數頃矣廟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穀歲
 仲春二十三日有事於廟蘿壁子孫主道士秋
 泉南窓子孫主於僧子從兄十煌有碑志其事而
 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一舸隨潮瞬息可至以
 有祭田之供輒視之為家廟焉而沙亭亦有南海
 離宮高曾之所俎豆靈怪之所憑依世修其祀罔
 或懈蓋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嶽之下
 者祠南嶽亦庶民之禮也非僭也予嘗為文以祭

曰洪惟靈德重潤南中茫茫百越潮汐咸通火膏
滋沃金氣冲融洋洋發育天一之功三門以外浩
淼如空天墟灑北日毋浮東君王百谷莫不朝宗
扶胥南岸有廟窈窕高陽苗裔俎豆其恭此方士
女所恃離宮天吳海怪飲食咸豐鹹波不溢禾稼
芄芄分龍有雨怒颶無風清和春仲遠近來同波
羅望拜相應雄鐘虔申禮薦以達玄聰

南海之帝

予嘗於南海祠書額曰南海之帝蓋以家語云水
火木金土是為五帝又莊生云南海之帝為倮故
也南海之帝實祝融祝融火帝也帝於南嶽又帝

於南海者石氏星經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
宿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嶽司南方是也司火而
兼司水蓋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後
火生于外火非水無以為命水非火無以為性水
與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為水火之帝也其都南
嶽故南嶽主峯名祝融其離宮在扶胥故昌黎云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海在南而離宮在北故曰陰
墟也體陰而用陽天之道故以陰為宅也四海以
南為尊以天之陽在焉故祝融神次最貴在北東
西三帝河伯之上
祝融赤帝也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

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是也正義云赤帝南方赤熒怒之神赤熒怒者火赫赫炎炎之象火者南人之命南人之事赤帝蓋事火也事火者事其命也歲之冬日必為火清之醮以荅神麻龍車冕服極其珍麗為之所在皆然

真武

吾粵多真武宮以南海佛山鎮之祠為大稱曰祖廟其像被髮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劍豎前一龜一蛇蟠結左右蓋天官書所稱北宮黑帝其精玄武者也或即漢高之所始祠者也粵人祀赤帝並祀黑帝蓋以黑帝位居北極而司命南溟南

溟之水生于北極北極為源而南溟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粵固水國也民生於鹹湖長於淡汝所不與龜鼉蛟蜃同變化人知為赤帝之功不知為黑帝之德家尸而尸祝之禮雖不合亦粵人之所以報本者也或曰真武亦稱上帝昔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為太乙鑿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即上帝也漢武邀靈於上帝而南越平故今越人多祀上帝

五帝

漢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嘗令越巫立越祝祠

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至今越
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畜祥者所在皆然諸小鬼
之神者無貴賤趨之況於五方之帝及五嶽神不
更諂事乎哉吳廷舉知順德嘗禁淫祀其言曰律
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當祀而祭杖頃行龍山龍
江見五嶽廟中出五帝冕而執圭夫五嶽視三公
諸侯在其域內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
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薌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
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季氏旅於
泰山孔子譏之況庶人乎淫昏之鬼克斥閭巷家
為巫史四十保大氏盡叢祠矣歲時伏臘醵錢禱

賽椎牛擊鼓戲倡儻儻男女雜沓忽祖禰為出門
之祭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至攻剽鬻訟之徒資
以決筮是好盜之主而禮法之蠹也知縣不佞有
人民社稷之寄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罪則在予四
十保淫祠悉毀之其材以修保之亭壇有餘輸縣
營繕象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
於我政人得罪求助鬼神無及已於是毀淫祠入
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
不辯善淫而以其睚眦報愧淫鬼矣

五穀神

晉吳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

負五穀而來止州廳上其後州廳梁上圖畫以為瑞號廣州曰五仙城坡中坡山今有五仙觀春秋粵人所穀以此方穀為五仙所遺一仙遺一穀穀有五故為五仙而五仙當日復有豐年之祝故皆稱為五穀之神州廳之繪以重穀也城名曰五仙亦重穀也

禾穀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穀夫人或以為后稷之母姜嫄云予謂里有社稷社土神也稷穀神也祈年報賽以二神為歸足矣乃立淫宇而享祀無度非禮莫甚焉姜嫄之祠在武功天下無之無已則改祠田

祖乎田祖者先農也 擊鼓以御田祖然

古時田祖之祀與神稷皆壇而不屋社稷之壇有常田祖之壇無常有常以為主無常以為客然則社稷而外民有侯禋禴祭之事亦可以無之他所矣

伏波神

伏波神為漢新息侯馬援侯有大功德於越越人祀之於海康徐聞以侯治瓊海也又祀之於橫州以侯治烏蠻大灘也灘在橫州東百餘里為西南湍險之最舟從牂牁至廣必經焉灘有四曰雷霹曰龍門曰虎跳曰挂舵每灘四折折必五六里出

八亂石叢中勢如箭激數有破溺之患夾听皆山
侯廟在其北麓凡上下灘者必問侯侯許乃敢放
舟每歲侯必封灘十餘日絕舟往來新舟必磔一
白犬以祭有大風雨侯輒駕銅船出灘櫓聲喧歷
人不敢開篷竊視晴霽時有銅篙鐵槳浮出則橫
水渡船必破覆須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靈所
爲云凡過灘每一舟撥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
立望路者一人在右測豎其掌則舵隨之然此地
僅一姓人知水道世爲灘師餘人則否其人亦馬
流遺裔也灘爲交趾下流徵側叛時侯疏鑿以運
樓船至今石勢縱橫宛如壁壘大小石分曹角鬪

奇陣森然戈甲之聲喧闐十餘里外侯威靈蓋千
年一日也祠中床帳盤盂諸物祝人拂拭惟謹居
民每食必以祭事若嚴君予亦嘗以交趾斡珠爲
薦斡珠者薏苡也

伏波祠廣東西處處有之而新息侯尤威靈其廟
在交趾者制狹小周遭茅茨失火廟恆不及交趾
絕神之交趾人每懼漢人訴其過惡於侯而得疫
病於是設官二人守廟不使漢人得入而其君臣
八而祭者必膝行蒲伏惴惴然以侯之誅極爲憂
侯之神長在交趾凡以爲兩廣封疆也

飛來神

羅定州西五里許地曰牛頭灣有尉佗廟萬歷間廟乘風雨飛越數里至王樹岡譚石鄉民乃增飾而祀之號其神曰飛來神廟曰飛來廟其鐘與香爐未飛去者數移八廟而數去噫異甚越人故俗鬼越人勇之謂漢武帝云越人尚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佗固東甌王之流也以一人之身而歷中原七八主享國數十年壽至百有餘歲意者亦嘗敬鬼耶而其相呂嘉與佗同起死時亦百有餘歲皆異人也佗死而廟食至今民畏其神復示之以怪異其以越人禩故耶

天妃

天妃海神或以爲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或曰非也易兌爲澤澤通于天故曰天澤以海爲大故曰天池而兌爲少女故曰妃艮之男爲地公侯故兌之女爲天妃然今南粵人皆以天妃爲林姓云

龍母

龍母溫夫人者晉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嘗遣使盡禮致聘將納夫人後宮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使者復往龍復引船以歸夫人沒葬西源上龍嘗爲大波滌浪

轉沙以成墳會大風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沒四周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清墓之南有山天將雨雲氣必先羣山而出樹林陰翳有數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靈其間云夫人姓蒲誤作溫然其墓當靈溪水口靈溪一名溫水以夫人姓溫故名或曰溫者媪之訛也夫人故稱蒲媪又稱媪龍唐李紳詩風水多虞祝媪龍然媪非生龍者也得大卵而畜之龍子出焉養之以飲食物龍得長大蓋古之豢龍氏也始皇以為神遣使迎媪以嘗聞徐福言海神之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意媪其同類也求三神山患且至船風輒引而去豈亦

龍之所為耶

斗姥

斗姥像在肇慶七星巖名摩利支天菩薩亦名天后花冠瓔珞赤足兩手合掌兩手擎日月兩手握劍天女二捧盤在左右盤一羊頭一兔頭前總制能文燦之所造也文燦招撫鄭芝龍時使芝龍與海寇劉香大戰菩薩見形空中香因敗滅文燦以為菩薩即玄女蚩尤為暴時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又嘗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風雨古聖人用兵皆以神女為助於是傾貲十餘萬為宮殿極其壯麗以答之論者謂文燦

當時以此十餘萬金錢募召壯士為朝廷辦賊必
有功業可觀富勦賊時菩薩何不再見豈所謂福
無重至者耶

西王母

廣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兩送子者兩
催生者兩治痘疹者凡六位蓋西王母弟子若飛
瓊董雙成萼綠華之流者也相傳西王母為人注
壽注福注祿諸弟子亦以保嬰為事故人民事之
惟恐後考西王母見山海經汲冢周書穆天子傳
漢武帝內傳而莊子云夫道在太極之先西王母
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是則開闢以

來有天地即有西王母而道家以為西王母者金
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類之所以不絕於天
地間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
故曰王母居於西以成物為事故曰西王母云壁
上多繪畫保嬰之事名子孫堂人民生子女者多
契神以為父母西王母與六夫人像悉以紅紙書
契名貼其下其神某則取其上一字以為契名婚
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於花王父母有祝辭云白花男紅花
女故婚夕親戚皆往送花蓋取詩華如桃李之義

詩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故桃天言女也標梅言男也女桃而男梅也舉山上有石養父母祠秦人往往祈子亦花王父母之義也

金華夫人

廣州多有金華夫人祠夫人字金華少為女巫不嫁善能調媚鬼神其後溺死湖中數日不壞有異香即有一黃沉女像容貌絕類夫人者浮出人以為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驗婦女有謠云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朵離離成果越俗今無女巫惟陽春有之然亦自為女巫不為人作女巫也蓋婦女病輒跳神愈則以身為

賽垂髻盛色纏結非常頭戴鳥毛之冠以瓔珞一舞一歌迴環宛轉觀者無不稱豔蓋自以身為媚乃為敬神之至云女巫瓊州特重每有言必擇女巫之姣少者唱蠻詞吹黎笙以為樂人妖淫而神亦爾尤傷風教

東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陽殿夢一臣幘頭象簡一白髯老者隨之山呼舞蹈稱臣東莞城隍老者縣中鉢盂山土地謹奏陛下東莞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通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乃封東莞城隍顯佑伯

仍管城隍司事賜伯爵儀仗暨異錦龍緞一端印
曰東莞縣城隍之印通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
司以少牢致祭別頒敕封鉢孟山土地賜以冠帶
詔東莞及天下無祀者歲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
月朔日致祭著爲令敕書今藏廟中而鉢孟山土
地像塑冠帶與他處幅巾浚衣者異

祭厲

葉石洞爲惠安宰淫祠盡廢分遣師巫克社夫遇
水旱癘疫使行禳禮又遵洪武禮制每里一百戶
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祭日皆行儺禮或不儺則
十二月大儺儺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黃金四目鬼

面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又編茅葦爲長鞭黃冠一
人執之擇童子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或
二十四人皆赤幘執桃木而噪入各人家室逐疫
鳴鞭而出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黃冠倡童子和
曰甲作食剝脾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
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
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
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
去後者爲糧此乃古禮雖孔子所不敢違也後世
此禮廢絕每逢災疾乃至禳星告斗作諸無益其
傷民財甚矣予至東莞每夜聞逐鬼者合吹牛角

鳴鳴達旦作鬼聲師巫咒水書符刻無暇畧其降生神者迷仙童者問覲者婦女奔走以錢米交錯於道所在皆然而諸縣尋常有病則以酒食置竹箕上當門巷而祭曰設鬼亦曰拋撒或作紙船紙人燔之紙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紙代真愚夫婦之所爲也博羅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門童稚則以桃葉爲佩曰禁鬼也廣州婦女患病者使一媪左持雄鷄右持米及箸於閭巷間臯曰某歸則一媪應之曰某歸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禮是名鷄招人知越有鷄卜不知復有鷄招亦曰叫鷄米云至始死則師巫開路安

魂靈投金錢于江買水以浴而七七日百日皆爲佛事破家以從無貧富皆然善乎石洞之能導民以禮也始下車卽召作佛事者云知縣到任二十日禮教未敷致百姓居喪而作佛事罪在知縣卽取幡幢鬼纏鈴鐸等焚毀孝子僧衆聽講小學一章有何選卿者居喪不作佛事石洞以爲賢於峩冠博帶誦法孔子者特具羊酒遣父老親禮其廬以示旌異

綠郎

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舛者以師巫茅山法治之多不効蓋繇嫁失其時情欲所感致爲

鬼神侵侮睽之象兌女擇動而下則見有豕負塗
 離女火動而上則見有鬼一車此其徵也綠郎者
 車中之鬼也未得夫而張之弧已得夫而說之弧
 夫者雨也遇雨則吉矣又廣州男子未娶亦多有
 犯紅娘以外謔曰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皆謂命帶
 綠郎紅娘者可治出門而與綠郎紅娘遇者不可
 治此甚妄也咸之象二少憧憧則躬從其思少女
 之思往則綠郎之躬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娘之躬
 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所致綠郎一曰過天綠郎亦
 曰駙馬

二司

靈符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與蕭公鬪必
 于是二司神各發馬脚馬脚者神所附之人也以
 鎗自刺其腹洞貫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許人
 棚既愈如數伐薪請二司神疇愿病者率眾輿一
 司神跣行烈燔毫髮無損廣有三界神者人有爭
 鬪多向三界神乞蛇以決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勢
 則曲背則直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
 之曲則蛇咬其指直則已有許愿者不還蛇則騰
 至人家索飲食又或有讎怨於神前書其人年生
 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紛然無有敢動其一
 者有急脚先鋒神者凡男女將有所私從而禱之

廣東新語卷六終
 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醮之神前香囊堆積乞其
 一二則明歲醮以三四新興有東山神者有處女
 孫桑過焉歌曰路邊神爾單身一蠶生二繭吾舍
 作夫人還家果一蠶二繭且甚巨是夜風雨大作
 女失所之有一紅絲自屋起牽入廟中追尋之兀
 坐無聲息矣遂泥而塑之稱羅夫人番禺石壁有
 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於舟中目成將以岸女
 溺於水男從而援之俱歿焉二屍浮出相抱不解
 民因祠以為恩情廟此皆叢祠之淫者民未知義
 以淫祠為之依歸可悲也

廣東新語卷七

分目

人語

高固	梅銷	士燮
韓瑗	崔清獻	何真
海忠介	楊文懿	黃宗大
報仇三孝子		廣州二孝子
梁孝子	一味孝子	長壽人
吾祖多壽人		真粵人
馬人	黑人	獠人
黎人	輦人	瘋人

廣東新語卷七

盜

蛋家賊

黃盜

永安諸盜

永安黃氏三孝子

廣東新語卷七

番禺

屈大均

翁

人語

高固

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以才能歸楚為威王相時
 有鐸椒者以王不能盡觀左氏春秋采取成敗卒
 四十章為鐸氏微繇固進之以故文教日興先是
 南海有勇獲者仕吳王夫差為將黃池之會夫差
 命王孫雄先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于宋以焚其
 北郭焉而過之南海介荆揚裔土周初始通中國
 王會以翟貢稱蠻揚焉尚力而已迄附於楚乃顯

庸有文事則固之為功云黃佐云自會稽以南踰嶺皆粵地也秦漢之先蓋已有聞人者鄒陽曰齊用粵人子臧而彊威宣裴淵曰南海高固為楚威王相時有五羊啣穀之祥歐大任曰固越人也世在越稱齊高徯之族

梅銷

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以武事知名自梅銷始當越人之復畔秦也以銷為將銷下令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合傳胡害將之戰則編為什伍領以隊將使搖毋餘將之將士受命乃率之歸番君吳芮銷勸芮西從沛公伐秦芮然之使銷

先往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陳勝等項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陳嬰使芮不聽銷言終為秦守其不同於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矣銷既行遇沛公於南陽與言相合遂從攻析酈降之又從攻武關破之秦既滅項羽封銷為臺侯食臺以南諸邑其後沛公以銷能成番君功名復封銷廣德十萬戶廣德即今祁門縣也夫以銷之才為百粵人所歸設當大楚方張之時使庾勝兄弟絕關自守其智勇豈遂出囂佗之下耶且是時銷之王在滇水上固勾踐之本支也銷即奉其王以繼禹少康宗祀

亦孝子慈孫之所有事焉者而銷以為秦者周之
 寇讎非僅越人與六國人之寇讎也越人首畔秦
 吾當帥之以為周先王報怨且先君勾踐能滅吳
 尊周室其遺風餘烈子姓當繼紹而起毋以竊據
 一方為天下所指名為也嗟夫自唐虞夏而後得
 天下之正者莫如漢明而越人率為功首能以大
 義鼓唱諸侯銷與何直是也銷可以為趙佗真可
 以為劉巖而皆不為與馮盎者亟以二十州縣歸
 唐皆可謂能知天命也臺嶺故銷湯沐地今無
 銷祠吾嘗歎為曠興夫任囂且祀於瀧口佗亦祀
 於玉山况銷之賢者乎祁門地接鄱陽有銷祠與

陽番君祠相望今臺嶺亦即之以為銷主祠
 也

士燮

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建安初為交趾太守中國士
 人往依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
 趾士府君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
 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
 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
 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其稱之若此燮兄弟共為列
 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百蠻震服會交州刺史張
 津死漢賜璽書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是

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職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至變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變左將軍建安末年變遣子歆入質又誘導益州豪雍閻等東附權益嘉之惡衛將軍封龍編侯論者謂變不能始終於漢權乃國賊與昭烈力爭交州而變兄弟乃助權為逆豈誠識春秋之義也者變卒而其子徽乃據交州為呂岱所破惜乎見之晚矣後主建興十三年有廖式者起兵蒼梧以應諸葛丞相諸郡應之此真漢之義士也變視之寧無愧於心乎哉葉春及云一統志蒼梧縣即漢廣信蒼

梧郡治此故陳元父子載於蒼梧而肇慶舊志謂封川西一里為廣信縣雖非治所固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變亦廣信人身本名儒兄弟四人擁兵據郡嶺海歸心中原喪亂孫權劉表皆窺南土變於此時以甲兵之力循趙佗之迹西連蜀漢庶幾比美桓文哉奉權節度復誘益州附之旄矣豈度已審勢耶然變名雖不終亦可謂一時之豪傑也大均云當是時又有揭陽吳碭者碭漢末為安成長權使呂岱取長沙郡碭據縣以拒之曰碭受天子命為長知有漢而不知有吳也又蒼梧衡毅與同郡錢博皆為郡太守吳巨所信用建

安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騭至使人諭巨納
騭而後圖之騭如巨以詐斬巨首以徇遂治船兵
二萬下取南海毅博念巨部曲舊恩且騭之來非
漢命也乃興兵逆騭於高要嶮口與戰三日既潰
敗毅與眾皆投水死者千餘人無一生降嗟夫
碣與毅博又皆漢之忠烈臣也以列于季漢書內
傳豈曰非矣

韓瑗

韓瑗南海人唐顯慶中為宰相諫廢王皇后人武
昭儀高宗大怒瑗遂良又諫被貶瑗救之請敬宗
昭儀高宗大怒瑗遂良又諫被貶瑗救之請敬宗

始其直諫不回蓋古大臣之諠張九齡繼之卓識
風度遠邁姚宋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而瑗也實
開其先故稱曲江者當先稱瑗曲江縣當有唐時
三百年而有張文獻又宋三百年而有余襄公其
忠言大節不一而足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
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尤為治亂所關三言
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隆夫豈適然而
已哉

崔清獻

崔清獻公八辭叅知政事十三辭右丞相家大西
書其集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

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文文山云菊坡
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文
溪云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
最後得劉瞻于湟然皆奇拔於支郡筦府以廣名
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又遲三四百載菊坡翁
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
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以興起
百世矣白沙嘗迎清獻畫像於家隅坐瞻仰若弟
子之於師者久之爲文以祭有云卷舒太空之雲
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
屑故能効力于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又有句云萬

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蓋實錄也吾廣
辭相伏者清獻而後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
迎世宗入繼大統寵眷方隆乞歸益篤世宗以爲
兼有張九齡之忠蓋崔與之之風槩若文襄方公
年甫四十卽解相歸臥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
人也秦泉云吾廣帶海陸爲郡山奧川豁古稱珍
饒於卷握若別出堪輿然故其民素樂清曠而恬
仕進噫嘻豈清獻之流風所被歟

何真

東莞伯何真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
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爵位不過封侯後果如

言既貴顯先墓常有紫氣人或指為符瑞輒斤絕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謹在朝名公如宋濂方孝孺輩亟稱重之至論其保障炎邦識時知命則謂南越以來所未有云

海忠介

世廟閱海忠介疏大書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持其疏遶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宮女主文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為忠臣其肯遜乎世廟尋召黃中貴問狀對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殺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斃世廟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公之學以剛為主其在朝氣象巖巖

端方特大諸臣僚多疾惡之無與大談顧黃中貴何人乃獨知其為忠曲為秘救非至誠之極而能感動若是乎公嘗言今之醫國者只有甘州處世者只知鄉愿又言孟子惡鄉愿其功不在禹下湛文簡云老子鄉愿一途耳鄉愿似多一媚字尤先得公心公在獄聞世廟崩方食盡吐下一慟幾絕瓊州有忠介石坊者崇禎癸未春石坊每日流血淫淫若淚明年五月威廟毀詔至血流乃止蓋公之神靈存沒無間知國之將亾而主殉故先之哀痛若此嗟乎忠哉

楊文懿

楊文懿公臨終於先墓衣冠北拜辭皇帝或進曰醫諸曰醫者醫病也吾其病乎曰禱諸曰禱者有所願也吾所禱非吾所願曰若是將何以爲歸曰親在安歸徐起徘徊四顧若遠行狀乃歛手足端坐而逝公爲學直窺性宗而踐履真至故死生之際脫然

黃宗大

黃宗大先生香山人名畿嘗謂中庸易之疏義也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其讀邵子皇極嘆曰自箕子以來合術於道其惟堯夫乎因作皇極管窺十三篇以通之論學則曰前之三代繇夏歷

殷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繇漢歷唐而文成於宋名理醱粹周宋其齊軌乎是故周至乎矣道同乎伏羲程至大矣見卓於顏子朱至博矣功亞乎仲尼再闢渾淪不亦乎乎溥萬物不亦太乎功在六籍不亦博乎先生所又有皇極經世書傳三五彖書及易說蓋粵人之精奧者以先生爲最

報仇三孝子

報仇三孝子一曰黃卿少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盜魁景賢者嘗殺卿祖父母叔祖父父與叔父三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獲獲其一妾一女某帥甚寵之於是景賢因妾女以求撫請輸金五千

歸就昆弟假貸師許之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多力虬髯鬚虎臂日從數十騎奴帶刀執弓矢招搖里市時時過卿嘗金卿飲然許諾偽與結歡除宿怨景賢信之遂畱卿家飲食卿乃陰約同仇數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值酷暑念卿文弱所服侍僅一小僮無他乃解衣簡所貸金小僮陰出啓扇卿乘間以匕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踉蹌而出共斫景賢卿麾之自割景賢首剖心取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母三叔父其母居臨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未至首重墮地塗人大驚恐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左手

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殺吾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銜之十有二年今得報之願歸歿司寇無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得罪將加刑卿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誅大仇自詣且卽歿又何刑爲問有同謀乎曰無有問小僮曰主刺殺之吾割之無他人也令解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以見先人於地下歿有餘歡矣下獄久之卿以已無子請釋其無辜親叔父代已養母有司許之尋遇赦乃免一曰李兼貴字伯鸞亦新會人有大盜呂昌雄者以小嫌導官兵殺其一家兼貴尋於黃岡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瀝血二十里走端

州有司以其壯士奏授一官兼貴固辭不可一曰
宋元亨字應乾程鄉之貢士也其父為總兵楊乾
所害元亨乘間即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予貽以
詩云雄刀三載箭中鳴報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
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崔名

廣州二孝子

廣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聖瑞番禺五鳳莊人其
父以渡江遇盜自溺死麟號哭水濱十晝夜聞者
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
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主沉于江而死一曰
龐時倬南海弼唐鄉人丙戌冬聞敵兵將至泣告

其師曰吾父性剛兵至必將遇害父苟遇害則吾
以歿殉之矣師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拔其
父被俘執索金果大憤罵敵兵兵將殺之時倬哭
請代歿兵不從竟殺其父時倬伏屍哭踊徐以衣
衾覆父投井而歿時年十有三歲論者謂二子者
以其父母之身還之父母皆可謂不失其身而龐
生當兵未至先能決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豈
偶然然其年甚小則尤異

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哲別號生洲東莞人其所為孝率本
中庸無有奇詭絕人之行惟母病刲股稍為人之

所難然而割股非古也或以為天倫之間有市心焉而孝子以為親之遺體固後於親者也親疾苟瘳夫亦何所愛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子嘗患背癱痛楚垂死謂其弟曰吾行矣人死固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點寒如雪冰漸漸延及五趾絲下而上至脛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臍曰寒至此中氣當絕矣其弟曰古人言死生之際正宏用力孝子閉目須臾乃曰無可用力但念老母在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覺火從臍起臍中之熱直驅兩足之寒其母趨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兒無恙寒氣退盡兩足仍溫矣已而病如脫癱亦旋愈

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蓋性冷則身不可得而熱也故生而若死性熱則身不可得而冷也故死而復生不忍舍其親以死斯不死矣肱可割也癱可生也而不可以死也其斯以為孝子之孝也孝子大母沒水漿不入口杖乃能行父沒亦如之母沒哀慟過傷里人為之罷舂未暮而卒

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讀書以父母不見為恨遂絕意功名每食必慟不兼味人稱一味孝子

長壽人

崇正間東莞多長壽人若溫塘之龍翁一百有四
寮溪之竹園公一百有三鷓鴣坑之尹南峯公一
百有一石碣之梁翁萬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時
同邑誠天下之所罕者比歲番禺陂頭鄉有四潘
翁者一曰秉彝年九十八一曰岫嶠年九十六一
曰慶存年八十九一曰慶餘年八十八皆同母之
兄弟也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予謂四皓在異
姓則過於商山之四老在同生則過於南齊之徐
伯珍兄弟蓋我八朝先君淡仁厚澤之所培養而
致孝一嘗與岫嶠翁遊聽翁談說隆萬太平
遺事神往久之嘗以鶴頂杯引滿為翁稱壽翁賦

詩見荅可傳也

吾祖多壽人

吾先世人多壽考有聽泉翁者年八十餘以耆儒
為鄉黨師梁文康公儲銘其墓曰剛毅正大繇天
成績純溫潤鍛鍊精考槃在間王侯輕其配周氏
安人百有四歲子滄洲翁諱漢年八十餘有嬰兒
之慕孫梅侶翁亦年八十餘皆以齒德屢舉鄉飲
不赴此吾之高曾也而曾叔祖圖南翁者諱起鵬
嘗十六赴省闈不得解益攻苦崇正壬午年八十
有五猶赴省闈監臨御史憐之諷以告老翁不從
國變後乃棄諸生九十餘時猶設塾鄉閭講誦無
竟東所吾

虛日時著高齒散履遊行田間有所得即篝燈作蠅頭小楷記之成野語十有四卷平生喜作經書制義積稿數千以自娛年九十八歲乃終予鄉大宗祠歲冬至日翁必率宗人千餘奠爵獻俎于始祖予曾兩侍翁飲福隨諸父兄上壽翁舉觴輒酌酣暢無倦予祝曰天上有壽星飲酒輒一石人間有酒龍為壽亦過百翁之謂也翁大喜賜以巨觥

真粵人

自秦始皇發諸嘗逋囚人贅壻賈人略取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又適治獄之不直者築南方越地又以一軍處番禺之都一
戈臺山之塞而任

鸞尉佗所將率樓船七十餘萬其後皆家於越生長子孫故鸞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今粵人大抵皆中國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氣其真鬻髮文身越人則今之猺獞平鬃狼黎岐蛋諸族是也夫以中國之人實方外變其蠻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禮樂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結箕踞為蠻中大長與西甌駱越之王為伍使南越人九十餘年不得被大漢教化則尉佗之大罪也蓋越至始皇而一變至漢武而再變中國之人得蒙富教於茲土以至今日其可以不知所自乎哉

馬人

馬人一曰馬畱俞益期云壽冷岍南有馬文淵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畱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趾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畱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為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常自稱大漢子孫云其地有掘得文淵所製銅鼓如坐鑿而空其下兩人舁之有聲如鞀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祖祖即文淵也有詠省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畱猶著漢時衣予亦有詞云山畱銅柱水銅船新息

威靈在瘴天終古馬畱稱漢裔衣冠長守象林邊又云朝鳴銅鼓伏波祠大漢兒孫實在茲一任金標埋沒盡馬人終古識華巨銅船在合浦相傳馬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畱一於此天陰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鄺露詩銅船巨奔流又云冒險觸銅船是也馬人今已零落而欽州之尚長皆黃姓其祖曰黃萬定者青州人初從馬援征交趾有功畱守邊境後子孫分守七峒至采皆為長官司元時以貼浪峒長黃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為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曰禡純旺亦馬援戰士永

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貴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漸凜鑑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黃者為長蓋皆萬定後裔馬雷之人也然黃氏繁盛而馬氏衰亦獨何歟

黑人

林邑記有儋耳民以黑為美離騷所謂子國即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鱉魚鱉性屬火而喜黑水之家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變華風絕無緩縷頰耳穿繩為飾之狀獨暹羅滿刺伽詔番以暹羅人為黑猶與子儋耳俗同予詩南海多子國

諸巨室多買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廝其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鬖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歿或不歿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徒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一種能入水者曰崑崙奴記稱龍戶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崑崙奴也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常贈陶峴崑崙奴摩訶勇健善浮游入水永樂間娑羅國東王西王遣使來朝以黑小廝充貢物亦是此種其曰狠者出暹羅之峒壠舉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

小精悍圓目黃睛性專慤不知金帛巨獠諳其性
 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鯁鮫飲以漓酒
 卽躍然歡喜舉族受役至死不辭雖歷世不更他
 姓嘗使之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授以毒鏢有
 犀象輒往制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時
 毒發而斃俗曰奴因者出暹羅國暹羅最右僧謂
 僧作佛佛焉有罪者汝為奴國富豪酋奴因至數百口粵商
 人有四廣州者皆黎黑淡目日久亦能粵語又
 紅毛船王常以白小子贈人長僅尺許面與手足

皆如玉雪獨髮紺耳見人輒能脫帽跪拜語甚細
 啣嚶不可辨云小人之國所產男女皆然不能耕
 種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飽云

猺人

萬曆初兩廣寇之劇者曰羅旁猺猺每出劫人挾
 單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則編合為筏所向輕疾
 號為五花賊其輦有九星巖一石竅深二尺許猺
 輒吹之以號其聲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淵淵作鼓
 聲猺亦以為其謠曰撞石鼓萬家為我虜吹石
 角我兵齊宰剝而羅旁水口有竦石狀若甕蓋高
 百仞猺每夜隔江呼石將軍石應則出劫無患不

應則否將軍陳璘以此石爲賊響哨妖甚燒巨石頂有鮮血迸流其怪遂絕蓋鬼物之所憑焉猺故多妖術又所居深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綱天馬諸山尤嶮峻陳璘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爲慮大征時勤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踰月乃蕩平覆其巢穴八十餘斬獲數千萬今東西山尚有雲攬雲洋諸種人率短小躡捷上下如猿猻帶三短刀持鐵力木弩弩長二尺重百斤頭作雙槽釘以焦銅錯鐵藥箭長僅尺許無事射獵爲生有事則鳴小鐘舉衆蠶起以殺人爲戲樂雖設有猺

官猺目以主之然薄稅輕徭示以羈縻而已猺人以語音相別猺主而猺客猺稍馴初大征羅旁調廣西猺兵爲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餘丁其後裔也諸猺率盤姓有三種曰高山曰花川曰平地平地者良歲七月十四拜年以盤古爲始祖盤瓠爲大宗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與性成遂爲真猺袁昌祚云羅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質悍利人猺爲雄長客藉之民多文巧利出猺爲圍奪茲固長蘂之媒也則備諸猺當自齊民始

羅旁猺其稍馴者聽約束與齊民無異從不入城

有見官長者還語其類謂不畏中間坐者但畏左
 右雞毛官謂皂隸也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
 繪畫作花卉水波紋獠則以紅絨刺繡獠貞而獠
 淫獠之婦女不可犯獠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
 怒而去之獠欲娶婦入山見樵采女輒奪其衫帶
 以歸度已之衫帶長短相等乃往尋求其女負之
 女父母乃往壻家使成親否則女仍處子不敢犯
 也西寧東安諸生獠亦然鄺露謂獠人以十月祭
 都貝大王男女連裾而舞謂之蹋獠相悅則男騰
 躍跳踴背女而去此西粵之獠俗也又謂獠人當
 娶日其女即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楚合

既有身乃潛告其作欄以待生子後始稱爲婦
 婦曰丁婦男則曰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
 以豪侈相尚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以香艸花
 枝結爲廬號曰人寮鼓樂導男女入寮盛兵爲備
 小有言則獻兵相磨成親後婦之婢媵稍忤意即
 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半年始與壻歸
 盛兵陳樂馬上飛鎗走毬鳴鏡角伎名曰出寮舞
 壻歸則止三十里外遣獠賤持籃迎之脫婦中相
 貯籃中命曰收魂蓋欲其妻悸畏而無他念也獠
 賤者巫也大均嘗至西粵宿獠人高欄之中頗知
 獠習俗其人名曰獠牯老與獠不同東粵有獠而

無獠吾故詳言獠而畧言獞

曲江獠惟盤姓八十餘戶為真獠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偽獠其男子穿耳飾銀環衣服綵繡花邊首裹花帕腰刀掛弩不跣足女人無袴繫重裙皆繡花邊其戴版者曰板獠以油蠟膠髮裹於板上光閃似蝴蝶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度首而臥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獸以膏梁釀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頭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為侑性亦工巧或製器以易鹽米有山官約束之號獠總歲時一謁縣令其無板睹民獠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庶民同女子飾

耳環婦則屏之

連山有八排獠性獷悍其髻微有肉尻脚皮厚寸許飛行林壁自號獠公而呼連人為百姓自稱獠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稱官長則曰朝廷月送結狀至縣庭不跪納糧則以委縣之里長里長利其財物與交好少則白刃相加矣有獠目八人司約束歲仲冬十六日諸獠至廟為會聞悉懸所有金帛衣飾相誇耀獠目視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廟男女分曹地坐唱歌達旦以淫辭相和男當意不得就女坐女當意則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將男女衣帶度量長短相若矣則使之挾女

還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親凡女已
 字頂一方板長尺餘其狀如扇以髮平纏其上斜
 覆花帕膠以蠟膏綴以琉璃珠是曰板猺未字則
 戴一箭竿髮分數綰左右盤結箭上亦覆繡帕自
 織麥稗帽戴之出入叢箐首頻側而不礙是曰箭
 猺其領袖皆刺五色花絨垂鈴錢數串不用布或
 青或紅堆花疊艸名猺錦女初嫁垂一繡袋以祖
 妣高辛氏女初配盤瓠著獨力衣以囊盛槃瓠之
 足與合故至今仍製云後漢書言槃瓠諸子織
 績木皮染以艸實以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屍形于
 寶言赤髀橫裙槃瓠十孫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

猺缺徒衣服斑斕其壯兇悍好鬪一或童可敵官
 軍數人又善設伏白匪匿林莽中以炭塗面黑衣
 黑袴為山魃木魅之少見商旅則被髮而出見者
 驚走棄財物呼曰精人殺我乃已精夫者猺之渠
 帥也自沈口至連州四百餘里崕路艱險商旅不
 敢陸行行必從水官與交通為盜而猺官歲人
 其租稅千金縱容弗問四方凶命者又為之通行
 囊橐或為鄉導分受四獲其巢窟與連山相對僅
 隔一水官兵至盡室而去退則擊我惰歸踉蹌叢
 薄中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
 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則刀鎗

俱奮度險則整列以行遜去必有伏弩往時常勤
 五省之兵征之有謂共將者曰猺每匿跡不與吾
 戰乘暮乃出屍吾宐麓諸軍直進而主將督狼兵
 於後散伏險要乘猺掩我反出其後以掩之歸師
 夾攻必可殲盡此致八而不致於人也其計誠善
 矣

德慶有雷猺山雷翁山皆熟猺所居猺曰雷猺
 之長曰雷翁也又有雷馬山猺馬之所生故曰雷
 馬又猺人多以其人為馬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
 故羨之而以為名其曰伶人者猺之別種伶猶詩
 所謂盧令令也猺人者舊居文昌東北百里東猺

山其人如猿故云猺詩遭我乎猺之間註謂猺山
 名非也猺犬類也猺人一作狙人莊生所謂狙公
 也與伶人皆高髻離題狀若猩猩散居林莽饑拾
 橡栗故莊生有賦芋朝三暮四之言皆所謂生蠻
 也

黎人

黎母山高大而險中有一指七指之峰生黎獸居
 其中熟黎環之熟黎能談語嘗入州縣貿易暮則
 鳴角結隊而歸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見歲壬子
 忽有生黎二十餘獻物上官旗書黎人向化四字
 以檳榔木竿懸之一人負結花沉一塊大如車輪

外色白內有黑花紋一人抱油速一樹長七八尺
二人昇一黑猪熊二人昇一黃鹿貌皆醜黑蓬跣
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體觀者以為鬼物也當
額作髻髻有金銀鈿或牛骨簪其縱插者生黎也
橫插者熟黎以此為別婦女率著黎福以布全幅
上與下緊連自項至脛不接續四圍合縫以五色
絨花刺其上裙袂作數百細摺用布至十餘丈長
不能行則結其半於腰間纍纍如帶重物椎髻大
釵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
繡面女其繡而非以為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
已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為女紋面一如其

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曰謂歿後恐祖宗不識也
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九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
男家所與以為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
者此也題額也雕繡也以針筆青丹涅之有花卉
蟲魚之屬或多或少而世以為黎女以繡面為絕
色又以多繡為貴良家之女方繡婢媵不得繡皆
非也黎婦女皆執漆扁擔上寫黎歌數行字如蟲
書不可識男子弓不離手以藤為之藤生成如弓
兩端有弣可掛弦弦亦以藤箭鏃以竹無羽但三
了為菱角倒鉤入肉必不能出彼射者以身就竹
林下屈垂竹尾繫箭筈於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

者使身不動徐放竹尾鏃卽出然筋骨俱已散碎
敷以藥散僅能不死而已生黎最兇悍其弓重二
百餘斤戈以標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則
以雜木若擔竿狀棕竹爲弦筋竹爲箭幹而不甚
直鐵鏃鋒銳有雙鈎小繩繫之臨射始置箭端
遇猛獸一發卽及獸而繩絆於樹乃就獲焉凡
欲買沉香者使熟黎十舍爲導至生黎峒但散與
紙花金勝及鋤頭長一尺者箭鏃三角者或絨線
針布等物生黎則喜每峒置酒餉客當客射牛中
腹卽以牛皮爲鍋熟而薦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滿
酌椒酒客能飲則一一嘗之否則竟勿當也如或

嘗或不嘗彼則以爲有所輕重雖盡與客沉香必
要於隘路而殺客其兇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
嘗出盜劫男婦盡室以行躑捷如飛官兵不能追
逐惟婦女以黎補太長行稍緩往往被擒乃稍屈
伏其別種有生岐者尤獷悍雖生黎亦輒畏之大
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
謂匱也黎漢所謂俚也俚亦曰里漢書曰九真蠻
里又曰歸漢里君是也熟岐稍馴善其巢居火種
者爲乾脚岐與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計黎
岐疆圍凡一千二百餘里絕長補短可四百有奇
山勢盤旋若羸然黎舉種盡落居其外岐居其中

二三十里間輒有一峒峒有十數村土沃煙稠與
在外民鄉無異第層峰疊巘林竹叢淡水毒山嵐
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恆入故諸獠得以負固爲患
誠能撫綏有道守禦有所敷教有塾則民黎熙熙
自可相安於無事正不必以用兵爲務耳

黎有二種五指山前居者爲熟黎山後爲生黎熟
黎亦有二種與生黎近者爲三差黎與民近者四
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糧長
又熟黎之蝨賊凡生黎蠢動皆熟黎爲之挑釁而
熟黎之奸欺又糧長之苛求所激也糧長者若今
之里長其役黎人如臧獲黎人直稱之爲官而糧

長當官亦呼黎人爲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盡入
私囊詰之則曰此生黎也激之恐變其奸欺若是
官或詣黎村徵糧所至宐一一嘗其酒饌黎人喜
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國課如遺其一卽瞋恚陰挾
弓矢伏林間凶其水艸之性矣赴州縣裸而額髻
直豎一雄雞尾橫插骨簪斯則其冠冕也官必歡
然笑語受其所獻賞以銀牌紅布彼欣然持歸供
之香火爲遺愛或鄙其裸程使著衣見彼遞相傳
語見者遂希而納糧亦怠不得不委之糧長矣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爲長黎則不服欲大長
則繫一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大黎長不以

文字要約有所借貸以繩作一結爲左券或不能償雖百十年子若孫皆可執繩結而問之負者子孫莫敢諉力能償償之否則爲之服役貿易山田亦如是黎人無子則合村共豢其婦欲再適則以情告黎長囊其衣帛擇可配者投於地男子允則拾其囊婦乃導歸宿所携挾牲牢往婚焉父母歛歛所遺財帛會黎長與衆瘞之以爲父母恩淡我無以報不敢享其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取懼其鬼能崇人云每扛負諸物惟以一肩登高陟險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比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抵牾卽咒其已叵父母逾時其人身如火熾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過第曰獲罪土神請爲飯謝覓酒脯與之祭于地喃喃其詞祭畢夫婦分而啖之病人歛然起矣其或土商與貿易欺以膺物則出伏路旁執塗人以歸極其糞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訟其人償以原物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訟其同侶聞官遣執黎持牒曉之雖不識字觀印文而亦釋遣焉其俗最重復讎名算頭債然不爲掩襲計先期椎牛會衆取竹箭三刃其榦誓而祭之遣人齋此矢告讎辭曰某日某時相報幸利刃銀矛以待讎者謀于同里

亦椎牛誓衆如期約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
往必斃其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在彼之妻於陣前
橫過呼曰吾夫之祖父負汝勿斃吾夫寧斃我可
也其直者妻即呼其夫曰彼妻賢良如是可解關
亦即釋焉如已報矣若力微不能敵則率同里避
之報者至見無人相抗即焚其茅草曰是懼我也
可以雪吾先人恥矣凱還不再出

輦人

澄海山中有輦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
張不供賦有輦官者領其族輦巢居也其有長有
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

止曰岱曰峒亦曰輦海豐之地有曰羅輦曰葫蘆
輦曰大溪輦興寧有大信輦婦善有窰輦其人耕
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
入土土煖而蛇蟲灰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畬蠻之
類志所稱伐山而營蕒草而播依山谷采獵不冠
不屨者是也潮州有山輦其種二曰平輦曰崎輦
亦皆猺族有莫猺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
屬官不屬峒首皆爲善猺其曰斗老與盤藍雷三
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猺多居九峰司諸
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質客戶而竄身猺
中規免且久之性情相習遂爲真猺相率破犯

條要恣行攻劫為地方之害即善獠亦且畏之獠
 或作繇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東
 多獠而無獠獠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獠
 與民雜居不可辯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獠欄架
 才為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羣畜各欄房亦曰高欄
 曰麻欄子狼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獠人自
 潯陽至貴縣多狼人粵東惟羅定東安四寧有狼
 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成羅旁者族凡數萬每人歲
 納刀稅三錢於所管州縣為之守城池灑掃官衙
 供給薪炭性頗馴畏法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
 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
 間盛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
 以為祖瘡弗之怪當爐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
 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為同
 年與之諧笑有為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
 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行人齊下騎般勤紫蠟
 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
 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頰紅如茜是則賣瘋
 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
 而瘋蟲即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

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為大癩雖絲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為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頽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以養之使瘋人首領為主毋使一人闕出則其患漸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澤也

山海多劫質盜得人則室其耳目灌以蠟膏繫之遣瘋人往候贖者于野贖者至亦復室其耳目束縛以歸既定要約先納花紅手帕次輸金帛乃使

瘋人導所釋者于野委之而去瘋人往往得厚利或州縣有司催糧亦輒使瘋人分行鄉落其人糧未盡輸則瘋人相率飲食寢處于其家日肆罵詈以穢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惡疾蓋有司以瘋人為爪牙盜賊以瘋人為細作其為無用而有用如此瘋人最為人害家有慶弔則瘋人相率造其門叫呼罵詈大得財物酒餚而後去其首者名曰亞胡以錢先厚與之使還分則亞胡以一花籃懸繫門首其曹輩見之弗復矣廣中丐者惟瘋人最惡每行乞男婦三五與俱人不敢以疾聲厲色相待其為盜賊作耳目山海間多倚任之欲除其患

惟在收養園中使毋他出然瘋人亦不欲他出也

盜

粵中多盜其爲山盜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資本有謀力分物平均爲徒衆所悅服故曰都每一營大遠近叵賴者踵至曰簽花紅驍勇者曰花紅頭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鋒一以至先鋒十悉以十人爲一曹十人滿則更一名號以相統行劫時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範銅爲之戴兜鍪持戟長二寸許使一妖人爲神總朝夕虔祝且咒罵以激公王之怒昧且以濃茶爲獻視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盃中其氣散爲波紋疑爲物象有兵至

則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鹵獲衆多無患則茶氣爲刀鎗形外向否則內向又以筴杯卜進止凡盜渠成者悉召其魂魄至壇俾公王役使之神總故多妖術凡大而攻圍小而椎剽諸盜皆遵行惟謹每分賊則神總坐得其半蓋盜聽於公王公王又聽於神總也其巢皆阻峭憑溪繇絡羣峒俚獠蠻邏之屬皆與之扭紅盟誼行劫時傳籌爲號名曰趕馬須臾舛徒四集蟻聚蜂屯鉅筴如林不可止遏其長在巢中者曰飄子亦曰飄馬在花山一帶者曰東飄子在鐵山一帶者曰西飄子皆人命之雄也盜本徒卒而曰馬不欲言人亦以馬有

威武也每十人爲一錢百人爲一兩或問幾何馬則曰幾錢馬幾兩馬也其在巢外聞出馬而來者曰搭馬於墟市間伴爲商旅身僮乘機竊發者曰牽白綾爲細作者曰亞妹先登曰折頭其都或分子營則其都子都孫稱之曰太公是謂老都諸村落爲所脅服者曰開馬路未脅服者曰生水謂官兵亦曰水以財賂官兵曰買水此皆山盜之所爲也海盜則以龍艇其長數丈數十人裸袒操之出沒如飛亦多用撥槳飄風子晝則瘞舟泥中夜則起而行劫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卽攻劫寄盜於農及傭作小販之屬使人莫測此其尤不逞者

凡山海盜皆以捉人爲先勒金取贖打票爲約定期過則拷掠燒鉗備行慘毒或投之於豕圈馬關或盡屠而肝其肉女爲妾婢婦爲乾涇奶婆或以鬻諸澳門或以質諸當戶或以充作人事餽遺藩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貧者曰柴賊中有金多者包買沉香以待贖是曰挑香金少則挑柴更得厚利然其爲盜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主之賊以大猾爲資大猾又以貪官爲援其人耳目甚廣牙爪多急則行賄賂緩則舞文持吏短長與胥役相爲囊橐又善陰行鳩蠱稍睚眦不平輒假手金蠶挑生毒殺之或嗾其黨與詞連善類使污蔑無以

自明而又與藩前有勢力者交爲姦利以瑰貨子女相膠漆以故羣盜倚藉之公行無忌當事欲發官兵而剿官兵或卽其黨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卽其人而且縣之令史鄉之巡簡亦往往受其珠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噤口而不敢一語比年剿捕雖行賊中有保結者得釋無則誅戮然皆盜之散仔無足重輕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糜以招撫彼則陽爲悔過陰復橫行出入官衙與兵吏益習表裏爲奸其撫丁仍居故土與撫目來往不衰雖曰歸農其部落仍然未散也鄉民以其旣撫也益畏憚

不敢側目一告訐則先爲所陷害身歿家傾反不如其未撫之時猶畏鄉閭指摘不致白晝縱橫也至有邊海之豪僞爲強賊以圖有司招撫有司不知輒以訶之鄉長鄉長受其財物亦指爲真一得招撫奉委爲首領官標則負力怙威橫噬里黨父兄任其報復子弟惟所誅求諸輕薄之徒與爲羽翼揚揚志滿反以真賊爲榮僞賊爲辱矣嗚呼民之不軌喪失其心至此所繇者內無賢父兄之教誠外無威明大吏之督責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爲寇以寇爲利耳四境之內不治豈盡盜賊之罪

廣州諸屬縣多盜最兇悍者新會然新會盜又以
新寧盜爲先鋒千人中得數十新寧人可以百鬪
而無敵其根株往往鉤連山與海相爲表裏不可
以盡殲如得一盜卽殺一得十卽殺十得百卽殺
百久之其類自少矣若撫之使其渠率爲兵爲總
防汛要害或放散使盡歸農彼仍然勾引羣盜爲
患未已蓋諸盜皆以撫丁勾引無撫丁則無勾引
而撫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絕其患惟宜擇鄉而
剿於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監司者帶領官兵所至
集其父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共指其姓名或

暗或明則取而誅之然亦必責之使首被首者且
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質之辭合則已否則更加重
刑責之再首如是者數四彼盜見首同徒尚可苟
活不首同徒遂致大斃三木未有不甘爲共盡者
也大抵無事之時有司安時常防備小有出沒卽
行捕擒勿致養寇以遺患又宜單騎巡行諸險勤
誘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家爲堡平居互相譏察
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大
爲寨圍俾之戮力固守凡大鄉設鄉夫哨二小鄉
一每哨鄉兵二十人選鄉良夫爲練長募其強武
子弟隸焉其餉則取之鄉之富人大賈及巨姓之

蒸嘗與墟市地產之租稅有司無所利焉鄉中兵
 食各足又十鄉二十鄉歛血連盟一鄉有盜或為
 盜之哨探則同盟諸鄉共執而溺之於江而勿以
 聞以聞則有司必須審鞫因停智長為患有不可
 言者蓋彼兇人者梟雄狡詐乃天性不幸見擒止
 憾其術之未工豈有悔其為之不善是以奇謀詭
 術愈練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
 門以囹圄而為巢穴者其以囹圄為巢穴也尤為
 淡固曩者盜遭俘執必首同徒今則惟拔良善蓋
 非義於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復生必藉未敗
 者供其口食未敗者利其不首必勤劫以報厚恩

是雖身在幽囚猶一享四方之奉也故誅盜貴勿
 踰時

蛋家賊

廣中之盜患在散不在聚患在無巢穴者而不
 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盜不在聚患在無巢穴者而不
 多則蛋家其一類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
 彼其大艦小艇出波濤江海之水道多岐而皆
 朋之分合不測又水陸諸兇渠相為連結我哨
 船少則不能躡其跡水軍少亦無以當其鋒銳
 計必兵恆有餘於母使盜恆有餘於兵又設為
 嚴法如盜殺一人以一兵抵殺一兵則以一宜

償劫一民舸則奪一哨船之食而責之大功晝夜
 巡行惟盜是索而其人則編以申冊假以水利每
 十艇為一隊十隊為一長畫川使守畧倣洪武初
 以蛋人為水軍之制擇其二三智勇者為之大長
 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為
 羽翼又使諸縣富民仍得朋造烏槽橫江二船專
 業漁鹽有警則船人皆兵分班守直凡出外海制
 賊用烏槽裏海制賊用橫江船又使東西二江日
 艘夜艘諸艘長皆為哨長而勿征其餉如此則上
 無養兵之勞而水師自足一有事旦暮可集矣

黃盜

黃盜名蕭養初為盜下獄臥榻枯竹生花諸囚以
 為祥也蕭養乃率囚越獄糾集戰船數百艘直犯
 廣州於五羊驛僭位稱東陽王改授偽官百餘人
 珠江之南有偽南漢離宮故址增築居之船抵五
 羊門外其手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官兵莫能辨
 乃以響箭向天射蕭養仰視一箭直貫其喉墮水
 死其眾盡降於是廣始作外羅城今南面新城
 是也海寇之雄莫過養前有曾一本後有劉香
 皆力攻廣州弗克蓋盛世則然

永安諸盜

永安重巒復嶂昔固次

數礫頭山與烏禽天字清

溪等嶂員墩黃沙等
 龍川等縣綿亘險阻
 築穴其中分道田掠
 礮頭結寨自固已復
 民雜居易嘯聚出則
 半為賊黨故也乘其
 乃可擒矣古名黃沙
 求盜通判藍能賊復
 至十里而曙覺遂破
 贖糶載而歸當是時
 加遺東西兩江羣盜
 聯絡歸善海豐長樂
 礮頭山故有鐵冶賊
 兵屢撲不能絕賊窮
 據五縣山谷中多良
 多歸則賊少皆近巢
 獲以大兵臨之乏食
 常伏烏禽嶂出掠柘
 郡城外東平欲席卷
 口營鹿游岡擄掠子
 火達于譙櫓不能以
 是長樂海豐之間逃

軍坑有銀穴河源密
 往往羶附及封穴所
 起奸民渾沸乘釁俱
 數程鄉揭陽之盜又
 數百凡數十百羣東
 河源龍川西至博羅
 不罹其鋒者永安其
 擄人民室妻女焚廬
 蕩即欲假息城郭豈
 至則閉壘而守往往
 五總亦曰滿總尾總
 分哨為哨總禽總演
 禽者也

書總掌書記者也旗總職志者也紀綱諸事曰長
幹眾賊曰散班其上有甲頭合數羣有都總凡大
總死謀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
而張則立之矣張則陰風颯颯若有憑之者云其
祭旗用人使目于旗而後殺之漬旗以血括其髮
為旄頭焉其長技有大布旗旗端繫以鐵鈎有長
竹鎗二三人執之進如風雨其出劫下於神以決
勝負以誘為知以覆為奇以望屋為糧以闌出為
用以劫質為寶當是時盜賊孔棘民死亡者非其
父兄即其妻子鵝埠嶺乃至千人盡屠哭泣之聲
不絕日夜乞師有司縮胸主撫置不省賊或聽甫

入城輒言願歸舊巢一出郊關且歸且劫送者固
在自是良民禦賊反蒙激變之辜賊益恣行逼近
城府乃遣一卒導歸而以還鄉上報賊鄉安在其
所據者皆良民之產也計自萬曆之末至隆慶之
初歷十三年分巢諸鄉聲勢相倚出入無時靡
處不到歸善長樂龍川三縣所破寨殺鹵人民財
幣牛馬不可勝算永安寨七十九寨即圍也一圍
則數村人居之多者千餘人少亦數百盡破完者
廬八圍耳員岡圍殺至千人三角圍殺四百人樟
村圍獨三人得存凡破圍即據之其後五軍分道
大勦慮各巢并力遵廟議名討藍賴二賊而為質

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諸賊盡平蓋賊皆草竊
烏合之衆語險固則無深溝高壘語糧食則無儲
峙飛輓緩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誠任事之
臣滅之故甚易也若夫招撫則賊愚有司有司欺
朝廷之計耳烏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
害則山寇爲甚蓋海倭去來有時山寇常在境內
也嶺東賊本細微蔓延十三四載戾夫爲之涕下
揆厥所繇上下相遜無異 穆宗詔云封疆以講
武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盜賊隱容不早撲滅往
往釀成大患巡按御史叅劾聖明哉

永安黃氏三孝子

永安黃氏三孝子者父曰黃讓子曰啓愚曰啓魯
永安縣琴江中鎮社人也讓字遜齋年十六父母
連沒讓廬墓二載其兄爲賊所得讓罄私橐三百
金贖之未幾賊葉千復掘讓父母冢質其骨責贖
千金讓不能乃不告妻子身自質賊易其親骨
使從者懷歸啓愚啓魯聞之哭不自勝假貸親
友無所得啓魯乃走賊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
非家長操書券田不得鬻願質我而歸父賊然之
歸讓讓間行又爲他賊黃允所執葉千以讓久不
至乃以繩貫啓魯鼻又貫其踵倒懸之啓愚聞其
事哭盡出血晝夜不絕聲諸壘賊哀之卒歸其父

與弟于是讓以策干督府吳桂芳謂歸善之古名
長樂之琴江其地阨塞多連峰沓嶂凶人之穴也
去其縣各二百餘里賊一哨民無所歸命不如遂
縣之以安集其民然後出兵四討賊不足除也桂
芳以爲然遂上其事其後卒縣永安者讓之策也
隆慶四年檄林天賜城永安以讓爲巡方讓以軍
法部勒其傭均勞逸時餼糧平板幹稱畚築四閱
月而畢藩臬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啓愚啓
魯爲知縣陳哲將鄉兵攻破劉漢江賊殺漢江明
年破蘇允山賊生擒允山啓愚爲賊所傷死又明
年督府殷正茂大舉討賊讓散家財募死士百人

從監軍道顧養謙爲衝鋒把總與永安知縣陳立
中至各巢說賊各以精銳相從至南嶺賊江萬裕
據險抗師七日讓說之以身質于賊誘出賊黨官
兵遂乘間而八啓魯以父在賊中率所募壯士大
呼先登賊盡披靡斬十七級奪讓歸啓魯身被數
創而死讓前後率兵剿賊如泥山簾紫嶂施坑南
嶺等巢皆爲所破凡斬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賊
帥二說下賊巢四降賊衆一千七百四十八還被
俘者一百二十八當事屢加厚賞讓爲人謙退志
在報發冢之讎不在軍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
與同事皆以冠帶哨官終久之巡按御史有教訪

孝節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異之授以義民冠帶
 讓辭曰讓遭不辰禍及先人丘壟破產贖骸子職
 堂事何孝之足云至于待罪行間賴天子威靈大
 將指麾殺賊以雪家恥不勝幸甚敢言功績乎非
 分之榮義不敢受卒不受冠帶御史益異之記郡
 縣禮獎初啓愚戰死知縣陳哲葬而表之及啓魯
 死至萬曆十九年邑人乃請于縣為啓魯建祠讓
 享年八十一連舉鄉飲大賓以考終三十六年有
 詔旌其閭樹坊于永安縣曰一門三孝讓工詩詞
 善書

廣東新語卷七終

